

R
050
996



3 1515 5042 7

論 評 立 獨

號〇〇二第至號六七一第

錄 目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獨立評論第一七六號至第二〇〇號目錄

第一七六號

建國的力量

國民黨未失錦標隊資格

憲政可以開始了嗎？

國民黨與國民黨員

察綏晉旅行觀感(上)

編輯後記

顧毓琇

李樸生

許持平

蔣廷黻

巫寶三

編者

東京帝大學生的生活

石瑛與田中玉

編輯後記

華北問題

日本地理條件與其大陸政策

深入民間一些經驗與感想(上)

所望於各大圖書館者

編輯後記

向愚

江譽生

適之

胡適

洪思齊

李景漢

壽生

適之

第一七七號

放棄銀本位之後

鄉村工作應該有一個簡明而概括的目標

故鄉所見

察綏晉旅行觀感(下)

編輯後記

陳岱孫

鄒樹文

勃盼

巫寶三

編者

第一八〇號

我們應努力擁護統一

答室伏高信先生

答胡適之書

再論地主的担負

讀「論地主的担負」

田主負擔的討論

翁文灝

胡適

室伏高信

吳景超

汪民楨

吳世昌

第一七八號

財部禁用現金的命令

論我國新貨幣政策

敬告日本國民

張茲圃

顧季高

胡適

第一八一號

北方人民與國難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土地利用和我國前途

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下)

遠東獨島是可能的嗎?

編輯後記

第一八二號

黨察時局的收拾

為學生運動進一言

實際政治

讀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

參觀南口機廠的雜感

編輯後記

第一八三號

再論學生運動

復課是儒夫的舉動嗎?

北平學生的請願運動

十二月十六日

論中國人

牛津大學的學生生活

孟真

孟真

陳恭祿

李景漢

王漢中

適之

胡適

胡適

陳之邁

向愚

陳卓如

適之

胡適

名甫

吳世昌

吳山馬

侯樹彤

郭子雄

編輯後記

第一八四號

論政治食污

國際均勢與中國的生命

我們要求外交公開

察哈爾的危急

新姿態的行政院

編輯後記

第一八五號

秘密外交與公開外交

民族自衛與軍備自給

中國地理之統一性

文人不可「不知而作」

北京大學學生大會的感想

做了官的請願學生

編輯後記

第一八六號

國事不容再馬虎下去了

論法令如毛

我們不要這種亡國教育

適之

陳之邁

陶希聖

胡適

白寶璣

參也

適之

張忠誠

顧毓琇

張其昀

壽生

陶希聖

李樸生

適之

張熙若

陳之邁

朱文長

武大學生的生活

伯鈞

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生活

明毓

編輯後記

編者

第一八七號

再論外交文件的公開

胡適

中國的外交政策

沈惟泰

我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觀察

王醒魂

對學生運動之觀感

壽生

論半年計劃

李樸生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八八號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真

丁在君這個人

胡適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葛利普
高振西譯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悼丁在君先生

楊鍾健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吳定良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詒春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追憶在君

陶孟和

懷丁在君

李濟

丁在君先生

汪敬熙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勛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丁文江先生著作繁年目錄

張其昀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八九號

統一復興二公債與中央財政

陳岱孫

丁文江一個人的幾片光影

傅孟真

丁在君先生治療經過報告

楊濟時

丁文江先生考察湖南湘潭譚家山

鍾伯謙

潭昭煤礦公司情形

陳受顯

費次者洛德的中國文化小史(書評)

適之

編輯後記

第一九〇號

再論政治貪污

今後日本對華態度之窺測

國防與宣傳

川行瑣記(一)自北平到成都

編輯後記

第一九一號

東京的兵變

日本政變的觀察

讀中宣會「告國人書」後

土地法與土地政策

復興公債用途議

編輯後記

第一九二號

中日交涉史上的一段回憶

調整中日關係

對東京事變的感想

再答胡適之書

編輯後記

第一九三號

洛加諾公約的撕毀

陳之邁

向愚

梁士純

衡哲

適之

胡適

又讓

俞啓忠

吳景超

葉子剛

適之

張忠絳

沈惟泰

皮名舉

室伏高信

適之

胡適

適之

寫於被捕同學死了以後

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

誰送給丁文江先生五千元？

貪污

如何剷除政治貪污

跋「如何剷除政治貪污」

編輯後記

第一九四號

論萊因事件

德國與羅迦諾條約

防河與治河

生長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

編輯後記

第一九五號

近年來中央政治改革

出超的分析

二十三年代

川行瑣記(二)四川的「二害」

編輯後記

第一九六號

鮑啓坤

劉基磐

胡振興

伯莊

張純明

陳之邁

適之

張忠絳

王化成

沈怡

鄭庭椿

適之

陳之邁

陳岱孫

壽生

衡哲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七六號至第二〇〇號目錄

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

陳序經

下鄉工作的困難

我們現在應該盡力提倡實驗的科學

汪敬熙

編輯後記

文人不可知而不作

壽生

第一九九號

清華大學的學生生活

龔家麟

論政制的设计

黔民謠

丁文江遺著

衆目睽睽下的鄉建運動

編輯後記

適之

說民族的「自虐狂」

第一九七號

科學的應用

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胡適

鄉村建設理論的檢討

從日本政變說起

陶陶

編輯後記

廈門印象

吳承禧

第二〇〇號

試驗的科學

彭光欽

關於「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

中國歷史中的經濟要區(書評)

吳景超

國聯之淪落和復興

編輯後記

適之

海軍與空軍

第一九八號

發展中國經濟的簡單途徑

外蒙問題的回顧

張忠絳

中國文法歐化與國語羅馬字

西洋漢學與中國文明

陳受頤

致胡適之先生的公開信

中國文法歐化的可能性

了一

編輯後記

論鄉村建設運動

楊峻昌

☆

☆

☆

☆

伍伯麟
編者

陳之邁

傅葆琛

張蔭麟

彭光欽

陳序經

編者

胡適

傅孟真

陳西滢

張素民

劉學濬

徐日洪

適之

建國的力量

顧毓琇

自從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開始討論建國問題以來，當代愛國之士，或者主張獨裁，或者擁護民主，或者提議訓政可以結束，或者倡言耕者應有其地。本文作者對於獨裁民主素來沒有研究，訓政問題，土地問題，亦未曾參加討論，現在所提出的力量問題，祇是本人所認為目前中國比較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否有當，還請高明指教。

(一) 建國的力量問題

建國必定要有力量，這是誰都承認的。力量不祇指武力、組織力，創造力，生活的知識，愛國的精神，都是力量。一個國家的力量，乃指全國人民謀生存圖上進的總力量而言。一個面積比較小人口比較少的國家，倘若人人都能培養他的力量，而且向着同一個方向努力，那麼根據力學的原則，這個國家的力量便等於各人力量的總和，當然是很可觀的。反過來說，另外一個國家面積雖然大，人口雖然多，但是力量沒有培養，不能集中亦不能齊一，那麼這個龐然大國的總力量或者並不見大。由此可知：

一、八人的力量要培養，

二、力量的方向要相同，
乃是現代國家的根本問題。

提到現代國家，我們自然聯想到現代化的問題。現代化是什麼？簡單說，也可以說是增加力量的問題。假使一個人的體力算是一個單位，三千萬人只有三千萬單位的體力。但在現代機器發明以後，我們利用天然的力量，可以得到各式各樣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普通雖然以馬力計算，但我們這裏亦不妨改以人力計算。假使這三千萬人口的國家，每人平均可利用機器一百馬力或約略折合二百人力，那麼這個國家的機器力便有六千萬萬單位。倘若另外一個國家有三萬萬人，而每人平均利用的機器不過一馬力或合二人力，那麼連機器帶人力還不到十萬萬單位。所以，一個人數多十倍的國家，或者力量反而小幾倍，乃是完全可能的。

或者有人說，這個三萬萬人的大國，倘若抽出三千萬人來利用機器，豈不就夠了麼？這個却還未必見得，因為以三千萬人現代化的生產來供給三萬萬人現代化的消費，

比那以三千萬人的生產供給三千萬人的消費吃虧得多。譬如兩個家庭，一家五口，一家兩口，而兩家都是兩個人在外做工，那五口之家當然經濟比較困難了。又況在非常的時期，機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單位更是重要。所以個人的力量要培養的原則，乃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不能顧忌力量的方向或者不易齊一而忽略培養力量，我們不應該藉口小部分特殊力量的方向不齊一而阻止培養力量。力量的培養是需要長時間的，而方向的齊一問題乃是經短時間的號召而可以達到的。倘若力量不早培養，或者培養而不普遍，而不知道用現代化的方法去增加，那麼一旦有事的時候，雖然舉國一致，亦是力不從心，後悔嫌遲了。

假使一個國家只注重少數人的培養，那是錯誤。就以軍事而言，假使一個國家只注重正式軍隊的訓練，將來大規模戰爭的時候，必致缺少人的補充。我們通常聽見許多人憂慮物的補充，而對於人的補充比較不注意，那恐怕是一個很大的疏忽。上面所說三千萬人的國家假定一千五百萬的壯丁都可以作戰，而那三萬萬人的國家每年化了極大的軍費只能維持三百萬的正式軍隊，那麼勝敗之數，就不必細捉摸了。又況那龐然大國，因為維持了三百萬的正式軍

隊，大部軍費用在給養上面，而戰鬪利器問題反而無力談根本的解決，即使兩國現代化的程度相等，亦是要失敗的。

怎樣可以使得力量的方向齊一呢？這似乎是一個繁雜的問題。但是我們的政府，倘若以人民的幸福同民族的生存為前提，我們相信全國各方面的設施，自然都會向着一個方向前進。以對內而論，假使各省市的政府，都能指導民衆，增加生產技能，改良生活狀況，那麼力量不但可以增多，而方向亦是齊一的。以對外而論，假使各省市的政府，都能訓練民衆，灌輸愛國思想，增加自衛力量，那麼在民族鬪爭的時候，全國力量的總和，亦就不折不扣地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了。

退一步說，即使力量培養以後，在平常時候或者各部分略有參差，但在非常局面之下，經負責領袖的號召，不難立刻得到齊一的方向。歷史將要告訴我們，到那時候只愁力量不夠，不愁方向不齊。外患如此，內憂亦如此。經濟困難的時候，大家原可以節衣縮食。國家危亡的時候，大家原可以拚命流血。我們只怕平時的指導無方，我們只愁短期的訓練不足。我們只嫌自己沒有力量，而許多別人亦都沒有力量的準備。我們只恨力量沒有培養，沒有增加

總起來說，我們需要最大的力量來建國。我們要個人強有力，個人現代化。個人現代化而強有力以後，我們希望大家齊一意志，集中力量，向着同一個方向努力。

(二) 力量是先決問題

說明了力量問題的重要性以後，我們願意提出幾個時下的其他問題來比較討論。

先談訓政問題。有些人認為訓政結束問題，乃是目前救國大計的重要問題，因為訓政結束以後，黨外的同志可以積極參加政府的工作，全國的意志齊一了，全國的力量集中了，豈非是有大大的好處麼？但是，我們願意提出來問：假使黨外的賢明，都趕到南京去救國，中國的問題便解決了麼？即使力量增加了，增加的數量試問有多少？我們應當認清楚：知識階級都做了官，並不足以解除中國目前的困難。所以結束訓政，只是開放政權於一班知識階級，同老百姓的關係很少，而於整個國家的力量，亦不見得有極大的增加。

我們需要最大的力量，而這最大的力量乃是由訓練全體人民培養全體人民而得來的。假使訓政不訓政只是誰掌

政權的問題，結束不結束同大多數人民實在沒有多大關係，尤其在現在經濟破產，國家危急的時候。假使訓政的工作，乃是增加人民組織的力量，生產的力量，建設的力量，自衛的力量，那麼我們正應當切實去做。所以，敷衍粉飾的訓政，雖然到了末路，勵精圖治的訓政，却要從頭做起。

這種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訓政工作，誰來做都可以，只要自命為訓政的人，肯站在奮鬥的最前線上。具體來說，誰要帶兵，誰便應當富身先士卒。誰要來領導民衆，訓練民衆，除了他應有的知識和技能以外，他便應該同民衆真正站在一條戰線上——不論那戰線是不是真正的火線。

次談土地問題。有些人認為土地問題解決以後，民衆方可以愛護鄉土，保衛鄉土。這種功利主義的看法，或者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們試問：倘若一個農民只有三四十畝地，那麼他所願意保護的鄉土，我們是否希望限於他自己的範圍以內？倘若我們更進而希望他們保衛全區全縣，乃至全省全國，那麼社會意識同國家觀念的培養，或者要比那三四十畝地的主權移轉問題更為重要。社會意識同國家觀念乃是可以教育的力量和團體的訓練來養成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土地問題同保衛國家並不一定有前因後果的關

係。

我們並不輕視土地問題，我們只是願意指出民衆力量的培養和訓練，不必一定要等到土地問題解決以後。進一步說，民衆因受訓練而增加自衛和生產能力以後，一方面治安無虞，節省軍費便可以減輕田賦，一方面出產增加，改善經濟便可以安定生活。這樣開源節流，雙方並顧，耕者先有了飯吃，再由佃戶進而爲自耕農，豈不很自然麼？

還有，從整個國家的立場看，我們先要保住七地，纔能談到分配。所以我們以爲無論地主，佃戶，自耕農，都應該趕緊一同受訓練，培養好力量，來保護整個的土地。他們應當同站在一條戰線上。他們共同的責任是保護整個的土地，不必忙着計較這一塊或是那一塊，誰有地或是誰沒有。倘若有地的人肯擔當國民應盡的責任，種地的人亦不會袖手旁觀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力量，有了力量纔能保住七地，有了土地纔能談分配。

再談獨裁和民主問題。我們以爲無論獨裁或民主的成功，總要國家先站得住。國家要站得住，我們必須有最大的力量做後盾。訓練少數的軍隊是不夠的，訓練大多數的民衆纔有偉大的力量。無論獨裁或是民主，都要以人民的幸福同民族的生存做前提，而後大眾的力量纔可以爲國家

所用。但是大眾的力量必須要先加以培養，而這培養的工作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期。有了力量纔能建國，能建國方始國家可以站得住。倘若不從根本上着想，獨裁民主，都沒有力量做後盾，即使有傑出的領袖，亦必致於英雄無用武之地。

倘若我們承認力量是先決問題，我們便應該努力培養力量，增加力量。凡是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工作，我們便認爲是建國的工作。在這個同一目標之下，我們不必過於希望整齊劃一。只要大致的方向相同，不妨分頭猛進。例如有些地方辦民團，有些地方辦保甲，只要都在訓練民衆，促進自衛，不妨各自先做初步的工作。即使有些省分實驗土地村有，有些省分試行耕者有其田（假定說照吳景超先生的辦法），只要能救濟農村，增加生產，亦不妨各自定期試驗。甚至於有些地方實行軍權政治（如勳匪區域），有些地方增設政治機構（如西南部分），只要能於培養國家力量上有利益，我們亦不妨犧牲外觀的不整齊，以求內在的力量增加。

上面已經說過，我們要先培養全國的力量，然後再求力量的齊一與集中。我們的立場是整個國家的，我們要有最大的力量，我們一同站在一條戰線上。

總起來說，我們認為建國要有力量，力量問題乃是先決問題。倘若我們公認力量問題是先決問題，那麼許多次要的問題或者便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我們要做了第一步再做第二步。大家走第一步的時候先來爭論第二步怎樣走法，似乎有點妄費精力。

我們倘若能認定了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目標切實做去，我們敢說中國建國的前途，便有成功的希望，而目前對外的容忍，對內的寬大，又何嘗不是救亡圖存的上策呢！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國民黨未失錦標隊資格

李樸生

近來關於政制問題，時賢討論的很有好幾種不同的主張，而大別則為兩類：

(一)主張取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即是結束訓政，實行憲政；

(二)主張仍由國民黨專政，而

(1)儘量容納黨外的人才；

(2)國民黨各派，作公開的選舉競爭；

(3)行政組織要單簡化，效率化；

我個人是贊同第(二)類的。我以為這幾年來的國難嚴重，誠然國民黨不能卸其責任；但我們假設不是國民黨當國，是國民黨以外的政治集團，政客，或所謂「好人」當國，遭遇這樣複雜兇惡的國難，我不相信他們的應付一定會

比國民黨好。民國十六年以前，不是國民黨當國，我們對於當日當局的內政外交辦理情形，平心而論可以說比國民黨好麼？二十一條條件的欣然同意，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老實說：國民黨在國內的政治集團中，確是錦標隊！他從廣東一隅之地，掃蕩長江黃河的軍事集團，掃蕩依附長江黃河的軍事集團的政客官僚，而建立他的政權。建立政權的時候，因黨外的反抗，黨內的爭奪，三四年的不安定，是很難幸免的階段。建立政權的時候，容或有若干人不擇手段，而致不免于流弊即大，有若干人得意忘形，目光短小而致于墮落，腐化，為國民黨羞的。但是這些都不足為害，我們看兩三年來當局的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如剿匪軍事之進步，各種政治，經濟之建設，都比較以前任

何政治集團當國的成績爲優，可見國民黨錦標隊的資格，還沒有失掉。若拿東北淪亡，經濟恐慌，農村破產來加上國民黨的眼內，我們敢問：國民黨外的軍事長官，誰能像上海，長城打仗打得比國民黨的軍隊好？國民黨外的財政

專家，誰能有比國民黨應付世界恐慌，購銀政策更高明的辦法？我不相信反對國民黨的人敢挺身自任曰：『讓我來便很有把握的辦法。』在全國運動會得了錦標的選手，不一定能在遠東運動會勝過日本。如果那些在全國運動會落選的選手，對於錦標隊不能戰勝日本，再奪錦標，便學了日本人的口氣和態度來譏笑國民黨錦標隊，如何能夠令錦標隊服氣？就使你是一個體育批評家，你也應知道在我國文化進步的遲滯，一切水準都比不上人家的時候，責備國民黨錦標隊要在遠東運動會打破日本的記錄，這也不合公道。自然，在錦標隊的隊員也許其中有一部份精神技術

不能與時俱進，而隊外也許有後起之秀，可以代換，則錦標隊自願意把他或他們吸收過來或與合作。然而你不能因此便說：錦標隊應該把錦標放棄了。這些道理，本來很簡單，而好些提筆來寫政論的先生們却來攻擊國民黨，要國民黨把政權交出來。即使國民黨願意交出來，你們沒有經過實際的競賽，代表的單位也沒有清楚，誰有資格來領取

呢？若是我們要在這時候再開一個全國政治運動大會，誰能夠擔任裁判長？共產黨參加不准？結果恐怕要自己打架起來，又來一次流血，把幾年來艱難辛苦做成一個像樣的統一局面也保持不了。這如何是一個好的辦法？

然而國民黨經過這幾年來痛切的教訓，也應該覺悟全國運動會的錦標之取得是不足以廢國民之望的，得放開眼界去參加國際競技。參加國際競技自然不比國內容易得到勝利，非得忍辱苦練不可。日本的足球隊，自遠東運動會而來，原是我們的手下敗將，然而他能夠苦練。一次失敗，苦練，再來！二次失敗，苦練，再來！……卒之趕上我們了。所以我們目前也不應因爲一次兩次的失敗而灰心，失了自信的勇氣。我們要埋頭苦練，趕上去！在苦練當中，我們要時時檢閱我們的集團，旺盛他的新陳代謝作用。

明朝末年，熊廷弼描寫殘兵，募兵的情形如繪：

(一)殘兵——從主將趙甲逃陣，甲死而歸錢乙；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鐵，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

(二)募兵——傭徒服役，遊食無賴之徒，豈能慣熟

弓馬？豈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暮即投之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月餉，朝即投之河西。點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

我們不知國民黨有沒有這樣子的殘黨黨？假如有的話，則國民黨的縣執行委員，省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什之七八是空頭司令。國民黨的基礎虛弱如此，以較意，德的法西斯諦，蘇俄的共產黨，相差尚遠，而依據着若干靠領袖吃飯的部屬或親戚來擁護，來公開競爭，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陳之邁先生主張黨內各派公開競爭選舉，也嫌過早。國民黨現在只有在兩三個巨頭協商之下，解決政局。這是事實造成的結果。所以我對於政制問題所希望的只是在黨民主集權指揮之下，做到輕而易舉的行政組織的單簡化與效率化。因此大公報載六中全會將會討論到結束訓政實施憲法問題，我很覺得奇異。我不知道我國內現在已經夠實施憲法條件是些什麼？我們也曾看過中央頒布了好幾次憲法，而我們的國民民福還沒有進步。憲法不是一度靈符，念念便有富國強兵的效果。自然，若是憲法頒布，實行憲政，我可以由一個阿斗一躍而揚眉吐氣，我不是奴隸性成，如何不歡喜？不過若只把招牌換一換，名異實

同，我則不能贊同。我總覺得現在對國民黨攻擊的人們，彷彿宋朝司馬光，蘇氏父子一班自號正人君子對王安石的新政一樣態度，不講實際，不肯合作，而專恃一種固執的感情，利用弱點來攻擊，破壞。結果王安石倒了，就是宋朝的好處嗎？就是司馬光，蘇氏父子一班正人君子的勝利嗎？我以為我們何必去爭空招牌，去給敵人增氣焰？

有人以為國民黨這次的憲政新花樣，也許感于目前的僵局不好辦，不能不借此一新耳目，換換空氣。或其中某一派想借這個題目，吸收黨外一部份「憲政派」的同情，以助自己的聲勢。我們以為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換掛空招牌，終是沒有用處的。試看五院掛的招牌，有什麼好結果？國難會議開過，有什麼好結果？倒是這兩三年來不作聲，埋頭苦幹出來的實績，得賢明的人士同情，老百姓也得些好處。例如蔣廷黻，丁文江，何廉先生等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問題，真值得國民黨集中精力來解決。我們不務在這些與人民生活最關切的地方做功夫，却費精神于空招牌的爭執，實是看錯了題目。

胡適之先生說：「今日需要團結的是全國的人心，不是三五個不合作的老頭子，也不是三五組不合作的私人派系。」這是很對的。誠如陳之邁先生所說，開放政權不足

此處缺頁

弓馬？豈能精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餉，暮即投之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月餉，朝即投之河西。點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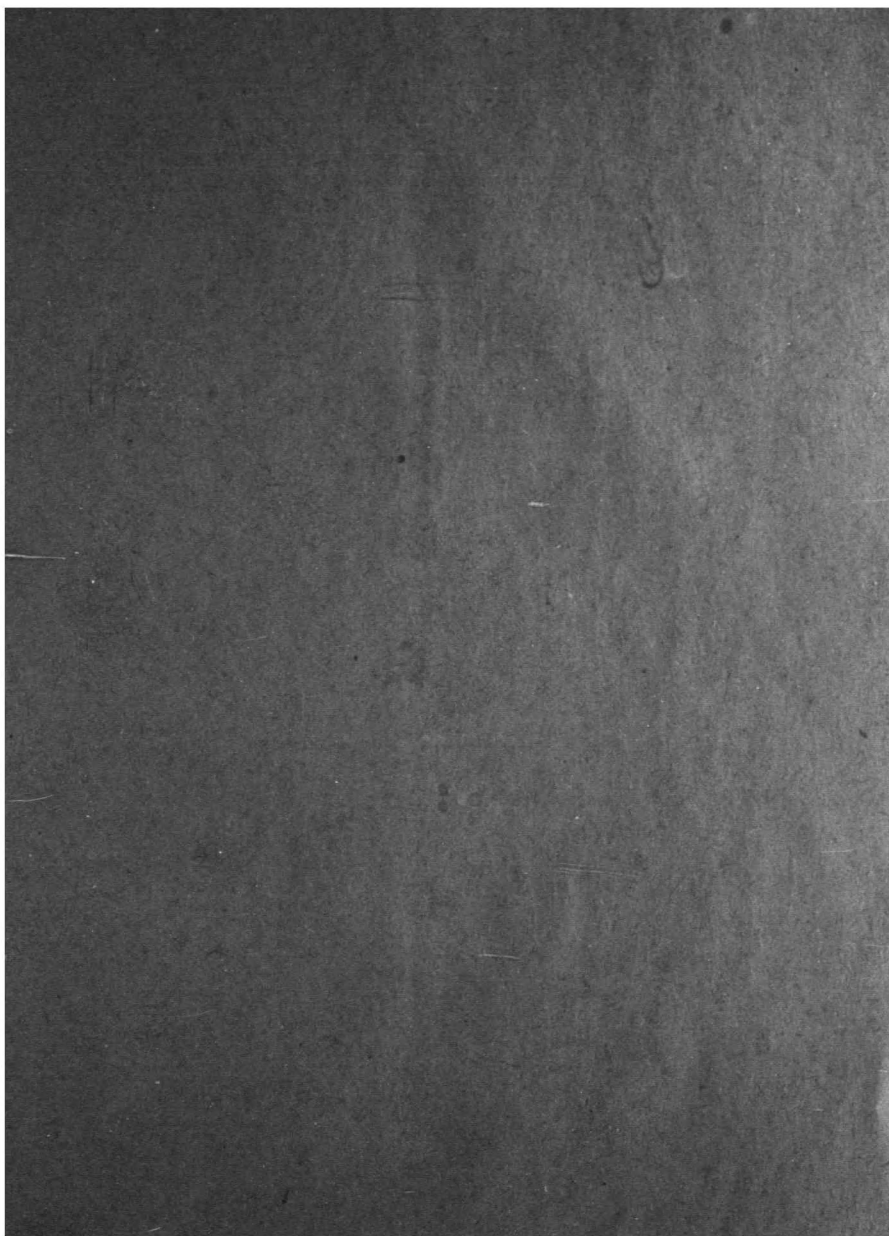
我們不知國民黨裏有沒有這樣子的殘黨廢黨？假如有的話，則國民黨的縣執行委員，省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什之七八是空頭司令。國民黨的基礎虛弱如此，以較意，德的法西斯諦，蘇俄的共產黨，相差尚遠，而依據着若干靠領袖吃飯的部屬或親戚來擁護，來公開競爭，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陳之邁先生主張黨內各派公開競爭選舉，也嫌過早。國民黨現在只有在兩三個巨頭協商之下，解決政局。這是事實造成的結果。所以我對於政制問題所希望的只是在黨民主集權指揮之下，做到輕而易舉的行政組織的單簡化與效率化。因此大公報載六中全會將會討論到結束訓政實施憲法問題，我很覺得奇異。我不知道我國內現在已經夠實施憲法條件是些什麼？我們也曾看過中央頒布了好幾次憲法，而我們的國利民福還沒有進步。憲法不是一度靈符，念念便有富國強兵的效果。自然，若是憲法頒布，實行憲政，我可以由一個阿斗一躍而揚眉吐氣，我不是奴隸性成，如何不歡喜？不過若只把招牌換一換，名異實

同，我則不能贊同。我總覺得現在對國民黨攻擊的人們，彷彿宋朝司馬光，蘇氏父子一班日號正人君子對王安石的新政一樣態度，不講實際，不肯合作，而專恃一種固執的感情，利用弱點來攻擊，破壞。結果王安石倒了，就是宋朝的好處嗎？就是司馬光，蘇氏父子一班正人君子的勝利嗎？我以為我們何必去爭空招牌，去給敵人增氣焰？

有人以為國民黨這次的憲政新花樣，也許感于目前的僵局不好辦，不能不借此一新耳目，換換空氣。或其中某一派想借這個題目，吸收黨外一部份「憲政派」的同情，以助自己的聲勢。我們以為要打破目前的僵局，換掛空招牌，終是沒有用處的。試看五院掛的招牌，有什麼好結果？國難會議開過，有什麼好結果？倒是這兩三年來不作聲，埋頭苦幹出來的實績，得賢明的人士同情，老百姓也得些好處。例如蔣廷黻，丁文江，何廉先生等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問題，真值得國民黨集中精力來解決。我們不務在這些與人民生活最關切的地方做功夫，却費精神于空招牌的爭執，實是看錯了題目。

胡適之先生說：「今日需要團結的是全國的人心，不是三五個不合作的老頭子，也不是三五個不合作的私人派系。」這是很對的。誠如陳之邁先生所說，開放政權不足

此處缺頁



。或想就是不停止，他們一得政權就能有抗日的力量，這是欺人。多田少將及其他的反蔣者都是把問題看的太簡單了，太容易了。

至於經濟破產，其造因也是極其複雜的。第一是由於生產力量的薄弱。這是中國舊文化的遺傳，非那一人一黨所能負責的。第二是由于連年的內戰。近十年的內戰大部份既是黨的内閉，國民黨當然不能辭其咎；黨內的派別關於這一點也不能靠任何雄辯來博國人的同情。不過拿歷史的眼光來評判，一黨訓政時代的內戰就是北洋軍閥時代內政的積演，而整個中華民國時期的內戰又是歷代鼎革以後內亂的重演。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內戰是我國舊文化的遺產，非那一人一黨所能負責的。經濟破產的第三個造因，是近年世界經濟恐慌的波及，這更非那一人一黨所能負責的了。

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理論是抄襲蘇俄的，黨的組織及快要舉行的六中全會及五全大會這一套均是抄襲蘇俄的。這種抄襲，正如民國初年的抄襲內閣制及總統制，愈鬧愈不像樣子。德國國社黨的黨治理論和黨的組織也是抄襲蘇俄的。去冬我在德國曾加以考察，發現德國的黨與我們的黨，在模型上雖是兄弟，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簡直有天壤之

別。第一，兩黨的政治心理完全不一樣。國社黨認為要維持及發展政權必須站在為人民服務的立場上，黨員必須隨時隨地找尋機會使人民說：「謝謝你，國社黨黨員。」根據這種心理，國社黨包辦全國的慈善事業。並且他不是包而不辦的。為一季的冬賑，他募捐的成績達三萬萬馬克。他全體黨員動員，最高的領袖也站在街頭上向人民討錢。他要作到在國社黨統治之下沒有一個德國人有飢寒之累。不僅人民的衣食由黨負道德的責任；國社黨尚設人民娛樂部，所謂「由樂而強」運動。這部為人民組織團體的旅行，體育，及觀劇等。我們的黨老爺求其不仗勢欺凌已經難得。至於說人民的「謝謝你」有政治價值，那是不在他們政治心理運用之內的。第二，國社黨下級黨員的精神尤其可佩服。黨籍在他們的眼光裏是極光榮的。他們覺得他們的一舉一動必須替黨設想，為黨增光。如黨部派點義務差使給他們，縱使是極不關緊要的，他們幹起來好像是國家的興亡全在乎他們這一舉。如因黨的關係得着衙門的小官作，他們竭力遵守衙門的紀律及文官服務的條例，預備靠自己的努力來求官職的上升。我們的黨員多數不能作事，不願作事，毫無事業的企圖，全靠黨籍吃飯。為個人的升官發財，黨的名譽在所不顧，國家的利益尤在度外。結果，

在德國，國社黨是個大有力的發動機，在我們這裏，國民黨的黨員都不好意思的公開的承認自己是黨員，至於發動政治，更談不到了。

我們如進一步研究，我們必須承認國民黨及其黨員的毛病是全中國政界的通病。在這種情形之下，換一黨，改變組織，甚至於停止訓政，都不能產生很大的效果。我所以對於憲政的開始不開始極其冷淡，覺得是無關宏旨的。人民不是要參政，任何憲法也不能把政權送給人民。如六

（十月二十七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察綏晉旅行觀感（上）

巫寶三

我於九月初赴察綏晉等地考察物產狀況，為時近月，見聞所及之處，頗多興感，爰為紀述如次，以餉國人。

第一個感觸

屏障河北雄偉的關山，只有親眼看過的人才知道是何雄偉。南口八達嶺，從前曾旅行過一次，這次重過此地，滋味顯然有酸甜之不同：從前心頭充滿着欣賞的樂趣，現在却籠罩着感傷的情分了。車過沙河，望着重重疊疊的高山峻嶺漸漸逼近面前，我不由得不低下頭來。我中華國

民應如何不辜負此天賜的雄偉關山！

懷來的水菓

懷來城依山而築，西部城牆隨着小山蜿蜒，從車站遠望，很像一個臥牛勢。城內街道頗整潔，市廛亦甚盛，較之河北省博野等縣，高出甚多。不想塞外向有此整潔殷盛之城市也。懷來城東與城西，皆有山自東北向西南行，在東者名爲南山，在西者名爲北山，兩山的脚下，全是蔭深深黑密密的一片果園。果園的面積不詳。據云，沿北山脚約有二十里，沿南山脚約有五十里，皆是果園。此外南山

的山谷中尚有果園甚多。果產以蘋果與沙果爲大宗，每年約產五六萬公担，計值約三四十萬元。大部運銷平津。在每年八九月間，果產成熟，道上牲畜所載，站上批堆堆積，皆是果筐。不過今年春間受大風影響，花事受損，出產大爲減少。余到懷來時，適值果產外運正盛，雖說是數年，猶見駝載絡繹於途，貨商不斷以大疊鈔票繳付運費。心想此一筐筐果產之運出，亦即果農一年血汗的結算。

懷來果業有待改良之處甚多：第一，果園對於蟲害尚未應用有效的驅除之法。果產約有五六成皆爲蟲所嚼傷，因此其完整者售價頗昂。有些果農，亦未嘗無意講求新法，但實力有限，同時園圃相連，我園蟲除，他園蟲能飛越，卒致束手無策。此事地方政府前應加以指導與幫助。關於此點青島市的辦法大可以供倣效。其次，果產包裝外運，皆用柳筐，尤其外運天津，筐件甚大，層層疊壓，易於毀傷，此亦有待改良。最後，水果經鐵路外運時，皆須繳納按值百分之四的牙稅，茲姑不論此稅之應否征收，及稅率之是否太高，但征稅者往往不按市價估價，致實際稅率超出所定稅率，商民交困，政府實應加以校正。中國水果的市場，在外貨競銷之下，日趨萎縮，懷來的果業如欲發榮滋長，亦唯有從積極改良着手。

宣化的山羊皮褥

從懷來到宣化，鐵路在兩山之間的平原中行走，這一帶就是所謂宣化平原。平原地勢是東高而西低，在榜山的極低處，就是洋河的河道。農家的分佈很顯明，就是高處稀而低處密。挨近宣化一帶的莊稼，顯然比懷來一帶長得好。高粱的穗子很大，小米的穗子垂得很長很重。

宣化城內人口的殷密，商業的繁盛，又較懷來高勝一籌。宣化出產除以葡萄及鐵礦著名外，尚有一種山羊皮褥，亦曾盛極一時。山羊皮褥的製作，由於外國人的需要而興起，考其歷史，已有三四十年之久，不過這種小工業最興盛時是在民國十年至十五年。據該業中人說，在十四年最盛時，宣化共有廠七八十家，每家有工人七八十人，出貨每年達八九十萬張，每張價格皆在二元左右，計值約一百七八十萬元。自十七八年到現在，轉入惡運，銷場日趨清淡，作廠業者亦多，現所存者只有二三十家，每家工人只有一二十人，出貨每年僅二三十萬張，而每張價格只在一元二三左右。以較往年，真是不堪回首了。皮褥的原料，以前多來自外蒙，現時則來自張家口歸綏及包頭。這種皮褥業特別在宣化發達的原因，一方面是歷史的，工人技術比較熟練，一方面據說是因爲宣化的水含有礆性

，特別適宜硝皮。關於宜化皮梅業的衰落，外國的銷路減少，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其次，外蒙皮張不能來宜，張家口等地皮張遠不如外蒙之優良，致所出貨色亦不如往日之佳，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張家口的衰落

「張家口現在差多了！你去看看西溝（在大境門外，爲通庫倫的要道，往昔外蒙貿易匯集之處。）一帶，現在是一個什麼境況。那山脚下的一片房子，從前每家都是做着幾十萬元的生意的，現在呢，還有幾家做着買賣？房子空着沒有用，給軍隊住了！還有，現在的牛羊馬市是移到西溝了，在從前這裏那有它的份呢？西溝從前是皮毛交易的地方，空曠的沙石地上，堆滿了皮毛，珍貴的貂皮獾皮，才收在房子裏面的，堆在外面的皮毛，也從來不丟失一毫。現在呢，珍貴的皮子是不來了，棧房也收歇了，剩下的三四家，也是貨色不多，只是勉強支持着罷了。咳，外蒙的路子一阻斷，張家口是被制死了。」這一類的說話，老於張家市口情的人都能同你談，帶着一種無限追懷無限感慨的調子同你談。我是聽過不止一次了，每次聽他們講述時，總是非常的興奮，心裏老是泛出過去西溝商貨車駝的擁塞的盛況，但是聽人講述完時，又總不免隨着講述

人的一聲嘆息而感到無限悵惘。西溝現在是一個供人憑弔的地方了！你出大境門外一看，一座高山突在面前，兩旁也是高山蜿蜒着一直向前面伸張成功許多山峯，在這些高山間衝出兩道寬平的溝澗，右面是洋河，左面就是西溝。氣勢之雄，直如銅筋鐵骨英雄一樣。但是這英雄現在是無用武之地了，溝澗上走着斷續的牛車，溝澗兩旁山坡上一片攤販，攤旁憩息着無聲無氣的行人，溝澗兩旁山坡上一片又一片的屋宇是靜悄悄的在睡着，這英雄是吼不起來了，他是交了惡運了，他的活動地盤失掉了。這惡運何時交完呢？

張家口是中國北部一個大商業中心，內蒙外蒙的牲畜，皮毛，及藥材等，與北平天津的製造品，皆集中在此交換。其商業尤以對外蒙方面爲重要。在民國十二三年商業極盛時，每年進出口貿易額約達三萬萬元。自外蒙發生變亂後，張家口庫倫交通阻斷，張家口商業乃一落千丈。現在張家口與外蒙貿易，僅賴德華洋行一家從中溝通，而車駝亦僅達於烏得，來往貨物多受限制。現在由外蒙運來之貨，僅有花標，蘑菇，黃芪等，皮張羊毛已經絕跡。運入外蒙之貨，爲綢緞，磚茶，皮靴，馬糝，煙草等。此種不生不死狀態，政府實應設法打破，同時應積極籌劃雙方貿

易具體辦法。

張庫交通既阻，張家口的商業，主要只有靠口外幾縣及內蒙來維持了。現在貨物運出或運入負擔捐稅太重，如運一頭羊到張家口，要納張多邊境稅每頭一角三分九，牲畜牙稅按值百分之四，要是在張家口屠宰的話，每頭還要納屠宰稅四角九分。至於來往外蒙的貨物，還要加上檢驗費按值百分之六。這樣重的捐稅，怎能望商業發達呢？好了，現在有大膽的人用汽車裝着貨不管稅不稅局不局向口內口外直駛的運了，這樣下去，中國商人全得關門，政府的稅收亦將一文沒有！這是張家口目前的一個大問題，政府應及早謀一解決。

張北之行

從張家口去張北，有兩條大道，一由西溝直趨張北，一繞道萬全縣城去張北。前一條道因為大壩的坡度太高，汽車不能上，所以去張北的汽車都走後一條道。可是後一條道的坡度也就夠高啦。張家口是位在三面環山的凹子裏，往北面走，就得爬山。汽車一出張家口市，就開足馬力都都的往山上爬，前面看着的許多高山，不一會，車過其地都如小丘陵了。這樣走了四五十里抵達萬全縣城。自萬全縣北行通過山澗上萬全壩，坡度較前更高，汽車傍着山

澗繞山而上，走了二十餘里才到壩頂。在壩頂轉過身子一望，許多山峯全在足底了。是日恰為陽歷重陽，同行嚴君和我說，今天我們真是登到高處了。壩上有長城東西蜿蜒着，不過這地方的長城，工程比較草率，只是亂磚碎石堆成的一道矮垣罷了。過了這道壩，就是拔海一千餘公尺的高原，地面平坦，山有也不高。地裏所種的農作物，也和壩內不同，這裏大部分是蕎麥馬鈴薯。原野中的點點牧羣，也到處看到了。張北縣城內商業很盛。一橫一直的十字街，都開着舖子，買賣很不錯。街上有很多的水菓攤，西瓜蘋果葡萄全有，我想這裏的老百姓在吃水果上，至少是比關裏人強了。在縣城盤桓時，曾登北門城樓眺望，廣漠平原，一望無極，對此偉大山河，我不勝祖國興衰之感了。

大同的煤礦

大同除石佛以外，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街道灰土之厚，旅舍之欠整潔，皆使遊人望而却步。雲崗石佛，大家都知道，我不想再說，這裏且簡略的述一述煤礦。大同口泉地方現有煤礦公司三家，即保晉晉北和同寶。以歷史言，保晉開辦最早，同寶次之，晉北最後。以規模言，晉北最大，保晉次之，同寶最小。以生產能力言，晉北永定莊

煤峪口兩礦每日可出煤千噸，保晉可出煤五百餘噸，同寶可出煤百餘噸。不過今年因煤銷阻滯，積煤甚多，自六月後皆各減工縮小產量。關於三公司煤的推銷，自二十一年起，三公司與山西營業公社合組一大同礦業公司。所有三

公司出產的煤，全歸礦業公司推銷。三公司的銷額，也定有一定的比例，晉北為百分之六一，保晉為百分之三一，同寶為百分之八。礦業公司規定價額，購買各煤礦公司的煤，而以在市場所售價格的高低為其盈餘或損失。繼大同礦業公司而起的，有同煤總銷處。大同礦業公司總銷三公司之煤，同煤總銷處則總銷土窖的煤。同煤總銷處與礦業公司銷煤的市場，亦經分配。同煤總銷處的煤專銷康莊至包頭一段，礦業公司的煤則銷康莊以東以至平津一帶，二者不得互相逾越。同煤總銷處規定每月收買土窖煤七千噸，其外銷不足之數，則向三公司收買。其收買與銷售方法，與礦業公司同。同煤總銷處是由各大煤棧及私人合股組織的。自這一個機關成立後，土窖煤的價格土窖煤的產量

都受限制，土窖無法在市場上自由競爭，曾一致表示反對，但這個反對沒有生效。關於大同礦業公司及同煤總銷處這兩個組織的活動，以及其對於煤業的影響，我覺得值得我們做一個仔細的研究。

這裏附帶述一述大同的酒精廠。這個廠原為私人創辦，現歸西北實業公司經營，叫做西北興農化學工業社，資本共計十五萬元。酒精廠所用的原料是馬鈴薯，這種原料在張家口大同豐鎮平地泉一帶產量極盛，並且因為體重值微，不能運出銷售，現在利用它來做酒精，實在是於農於挽回漏卮，都是一件盛事。現在這個廠每月所用原料，約為七八十萬担，大同豐鎮一帶所出產的已能供給。廠中每月可出酒精一千八百餘听（听大如煤油箱，合十八公升），貨色較普通舶來品稍強（據說純量為百分之九十六），現在銷路頗好。我想企業家或政府可以調查一下，看中國現在各酒精廠產量是否已足國內需要，如尚感不足，張家口很可以再設一個酒精廠。（待續完）

編輯後記

編者

△顧毓琇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工學院院長，在本刊裏曾

發表過好幾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提出培養全國的力

量問題，而認為在培養時只要大家站在一條綫上進行，即使方向不甚齊一，並沒有什麼關係。這個看法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我們常想以中國之大，事事務求外觀齊整，若不能齊整便寧願禁止人辦，強若要辦的人便被中央認為是不肯團結，是眼光很短小，沒有認清事實的態度，實有矯正的需要。顧先生舉了許多實際問題來反復說明他的主張，尤值得注意。其它可舉的例子亦正不少；例如我們的大學教育，當局定了許多法規，令各大學遵守，雖則是取締劣校的一個方法，自亦有其難通的地方；又例如各省政府的組織系統之劃一，廣東中山一縣的收入便抵得過青海全省，然而廣東和青海的省政府都要有一樣的制度，豈非只顧表面不顧實際？顧先生提出這一點來是很中肯要的。

△在憲政問題極熱鬧的時候我們發表兩篇現政府的人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李樸生先生是中央政府僑務委員會的委員，在「行政效率」上曾發表過許多改革政制的文字。這次承他寄來一篇討論政制問題的文章，我們非常感謝。李先生認為國民黨現在並沒有失却「錦標隊」的資格，它革命的功勳，近年的建設，都是它的成績記錄，所以李

先生不主張結束訓政，實施憲政，而主張使現政府簡單化效率化。我們不禁要問：（一）憲政是國民黨最終的鵠的，革命最高的理想，實施憲政是否正是國民黨打破記錄保持錦標的偉績？國民黨自定訓政時期為六年，現在六年屆滿，它便履行約言，又是否是打破記錄保持錦標的偉績？（二）李先生在「行政效率」三卷三期裏會說明中央機關冗員特多效率特低的原因是由於位置元勳碩彥，如果這種情形不改變，簡單化效率化怎能做得出來？

△許持平先生服務於外交部的歐美司。他認為中國現在不配實行憲政，軍政，訓政，憲政是「建國過程中不可分離不可顛倒的三個步驟」，一步未完不能便走第二步，所以目前的問題是「怎樣開始真正的訓政，怎樣有效地推進訓政」。但是如果有人懷疑訓政的方法——尤其是一黨專政的訓政方法——是準備憲政的正確路途，許先生却沒有舉出理由來證明這個根本懷疑的不確。以上的討論，不是代表什麼主張，不過是編者提出來備讀者思量的意見。

△巫實三先生在社會調查所內供職，在本刊裏曾發表過好幾篇文章。這篇遊記很長，下期續完。

